

观念更新与海洋文学创作

李松岳

(浙江海洋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舟山 316004)

摘要: 由于海洋和人类的血缘关系, 人类早已将海洋作为审美对象, 纳入到对自身和历史的思考之中。但中国还难以说有经典性的海洋文学作品。要真正提升海洋文学的品位, 必须从三个方面做起: 确立人的主体精神, 将命运关怀置于核心地位; 找准地域文化定位, 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打破二元对立思维, 以多元的眼光审视海洋, 并在艺术上不断突破创新。只有这样, 中国的海洋文学才能逐步提升, 才有希望出现具有深邃思想性和高度审美性的大作品。

关键词: 海洋文学; 主体精神; 命运关怀; 现代意识; 创造性

中图分类号: I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09)01-0020-05

世界各国的文学史叙述, 几乎都没有把与海洋有关的文学作品作为完整的概念来考察, 没有“海洋文学”的专有名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也不例外, 提到海洋文学作品, 也仅仅是对相同题材的一种指称。也就是说, 海洋文学并不是具有一定影响的文学思潮与创作流派。但事实是, 由于人类与海洋血缘亲情的关系, 人类早已将海洋作为审美对象, 纳入到对历史与人生的思考之中。海洋是孕育一切生命的伟大母体, 和爱情、死亡、战争等一样, 海洋也是人类文学艺术所要表现的永恒题材。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奥德赛》开始, 到《白鲸》《冰岛渔夫》, 再到《骑马下海的人》《老人与海》等, 这些作品都是通过海洋表现人对自身命运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探索, 展示了人类的意志与尊严, 为我们理解自身和世界提供了有力的参照。相比之下, 中国文学中还没有一部称得上经典的海洋文学作品。中国古代神话中有填海的故事, 《山海经》中也提到了海, 但只是一些片断。古代作品中涉及海的不少, 如李贺《梦天》中的“遥望齐洲九点烟, 一泓海水杯中泻”,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的“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共潮生”等, 但大多只是将海信手拈来, 作为寄托情感想象的喻体, 过于简单, 海无法作为审美主体而呈现更为丰富复杂的内涵。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有巴金的《海上日出》、鲁彦的《听潮》、艾青的《礁石》、王蒙的《海的梦》、邓刚的《迷人的海》, 但大多内涵较为单薄, 立意也欠高远。可以说, 立意高远、思想内涵深邃、以海为审美主体的长篇巨制至今还未出现。究其原因, 既有文学内部的价值取向, 更与社会历史及民族心理相关。中国虽有漫长的海岸线, 众多的岛屿, 但不像西方的商业文明, 需要环球大航行, 开拓海外市场, 更多关注人与海洋的关系。中国农业文明的最大特点是超稳定性结构, 守土重迁, 安于现状。在整个20世纪, 伴随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 与社会变革相关联, 文学艺术关注的重心始终是启蒙、救亡、图强、革命这样一些宏大课题, 叙事展开的空间则是广大的乡村和城市, 海洋与人的关系很难作为一个重要的范畴进入审美活动, 以致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

如何繁荣中国的海洋文学是一个大题目, 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做, 也需要时间的沉淀和积累。但是笔者以为, 思想意识与文学观念的转变, 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具体的说来, 至少有以下几个层面。

收稿日期: 2008-10-18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社重大课题(07JDHY003ZD)。

作者简介: 李松岳(1960-), 男, 浙江舟山人, 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一、主体精神与命运关怀

文学艺术所要表达和探讨的领域很广,但其核心问题仍是人类自身的命运,追寻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否则就只能停留在世界的表象之上。面对外部世界和自身的心灵,人不是被动的接受者,更不是被奴役驱使的对象,而是不断的叩问者、怀疑者和创造者,故而应当而且能够作出真实于内心的判断。海洋文学的核心也是对人存在意义的探询。普希金的《致大海》、冰岛作家拉克司奈斯的短篇小说《青鱼》、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短篇小说《灯塔看守人》都是如此。《青鱼》的故事很简单,在一个荒凉的渔村,由于17年没出现青鱼,生活变得十分贫穷,而青鱼的又一次出现,像太阳照亮了村子。小说着重写了一个叫老卡达的90岁老女人,弯着衰老的腰一整天只刮洗了三桶鱼。儿子强迫着拉她回家,老女人一路挣扎哀求着,最后嚎啕大哭,哭得像一个动情的少女。小说展示了人与海割不断的关系,渔村人艰辛的生活,对希望的朦胧向往,渗透了深深的忧伤,却又表达出战胜苦难的不屈意识。^{[1](220-230)}《灯塔看守人》也是将人的命运放在海洋阔大的背景上来演绎的。经历丰富坎坷,屡遭命运捉弄的老人史卡汶思基厌倦了流浪的生涯,自荐去巴拿马荒无人烟的孤岛上当灯塔看守人,以求得灵魂的安宁。有一天小船送来了一个包裹,里面是波兰大诗人密茨凯维支的诗集,老人读着读着,喉头塞住了,禁不住哽咽起来,在想象中回到了波兰。因为在记忆中陷得太深,老人忘了点灯,致使一条船出了事,于是被免职,怀中带着诗集,老人又开始了新的流浪。^{[1](2-19)}当然,也有写灾难的,这灾难也与大海有关。美国作家斯坦培克的小说《珍珠》中的印第安人奇诺,从海里捞到了一颗罕见的大珍珠,满以为可以过上幸福生活,却招来灾祸,不得已烧掉房子逃亡,路上又遭到追踪者拦击,连儿子也死在强盗手里。奇诺在极度痛苦中将珍珠扔进了大海。作者形象地展示了贪婪、自私是如何扭曲了人性、败坏了道德,关注的重心也是人的命运。^{[1](328-399)}如果缺乏对人的命运的描述探索,那么海仅仅只是我们日常所见的自然之物。

我们还可以从诗歌作品中印证这一点。艾青在20世纪50年代有一首诗《礁石》: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被打成碎沫,散开……/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的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全诗不到十行,却写得非常耐读。礁石不仅是一个物质存在,更是充满了情感和意志的生命,人们自然可以从中挖掘出丰富的涵义。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也如此,在微笑的背后,隐藏着多少痛苦和磨难,展现出生命内在强大的精神力量。希腊诗人埃利蒂斯《理所当然》是一首气魄宏大、意境开阔的长诗,起点与终点都展开于浩瀚的海域。诗中描述了鸟类、风信子、鱼、海绵、咸草、翅贝、赤裸的姑娘等,展开了一幅生命自由繁衍的图画,诗歌所要探讨的正是人类诞生成长的历史,人类与海洋的血缘关系以及在追寻中希望的失落与复活。

由此可见,只有经过人的主体精神的强大辐射,海洋才能成为精神的广阔载体,成为审美的对象,并与人的命运、希望发生密切的关系。海是一个大舞台,让人类尽情展示自己的勇气、梦想和追求。就是说,海洋必须进入人的内心世界,经过心灵的浸润重组,是一个被再创造了的新的海洋,而不是纯客观的风物描摹(如沙滩、礁石、船帆、飞鸟、海浪、孤岛等),否则就变成旅游手册一类的介绍品了。当然,在特定情况下,采取远距离的观照,或者冷漠叙事,避免主观情绪的直接发泄,也是一种艺术构想,但背后总是有一种价值取向,即写作动机的存在。许多涉及海洋的作品只停留于海洋风情的描摹,浮光掠影,缺乏人类主体精神的有力介入,无法提升到生命存在的哲学高度,也就缺少深厚丰富的艺术意蕴。真正的文学作品既是诗性的,又是哲学性的,即从具体的物象中超越出来,上升为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对人类精神丰富而深刻的开掘。一部作品如果让人看到海就是物质的海,平面的海,缺少向心灵世界腾飞的力量,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有力呈现,那么至多只能算是三流作品。

二、海域风情与区域文化定位

海洋文学作品必然要涉及对海域风情的描摹,它是人物和故事得以展开的具体背景,带有强烈的地域色彩和文化特征。缺少了风情描写,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作品的情节推进与人物的心理变化,

以及语言的自然流畅。当然,对海域风情的描述,不应只为描写而描写,而应当是与表达的内容紧密相联,成为艺术整体的有机部分,上文提到的显克微支《灯塔看守人》就是一例。再以海明威《老人与海》为例。这部作品之所以著名,当然是因为它思想内涵的丰富多解性,但人们喜欢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喜欢主人公桑提亚哥老人这一富有内心情感的人物,而这种内心情感的展现也是通过对海洋风情的细致描述而实现的:“他一面摇桨,一面听见飞鱼出水时的颤声,听见它们在黑暗里凌空而去的时候从绷紧的翅膀上发出的啾啾的声音。他非常喜欢飞鱼,因为它们是他在海洋上主要的朋友。他替鸟雀们伤心,特别是那些弱不禁风的黑色的小海燕,它们永远在飞翔,永远在张望,然而多半是永远找不到任何东西。他想,‘鸟儿的日子过得比我们还要苦,除非是鹰鹫和那些强大的鸟儿。为什么海洋有时候这样残忍,而象海燕一类的鸟儿却又给弄得那么柔弱,那么纤细呢?’”再譬如老头儿钓住了那条大鱼,却又说,鱼啊,我十分崇敬你,但我非得弄死你不可。看到大鱼在水里挣扎显示出的长、宽、威力和美,就不由自主地赞美说,兄弟,我从来没有看见一样东西比你更大,更好看,更沉着,更崇高了。^{[1](154,195)}海明威调动起桑提亚哥的视觉、听觉、触觉以及内心独白,既呈现出大海的美景,又充分裸露了老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尤其是他对生命的热爱,对作为对手的大鱼的赞美崇敬,让一个硬汉子的性格变得丰富复杂,具有很浓的人情味,他的精神世界也就有了深度和力度。海明威的语言向来被称为“电报式语言”,而在《老人与海》中,语言变得格外优美流畅和舒展,与大海的节拍和气韵融为一体,其心理、情节与景物之间无比的和谐,显示了海明威高超的艺术素养。

另一方面,海域风情带有浓郁的地域色彩,与都市和乡村构成了差异性对照。它的原始本色,它的荒凉辽阔,呈现出一种崇高雄壮之美,一旦进入文学表现视野,自有其不菲的美学价值。但必须注意的是,作为艺术创造者的作家,可以喜爱海域风情的原始荒芜,却不当无条件地赞美认同,甚至迷醉沉沦,或像众多旅游者那样为了消遣休闲,唱一曲远古的田园牧歌。惠特曼的《当我与生命之海一起退潮时》一诗描述了大海的荒凉、凶暴甚至肮脏时,他这样呼喊:“退潮吧,生命的海洋/不要停息你的呻吟声,你这凶猛的老母/为你的遇难者不停地哭叫吧,但别害怕,别拒绝我/别这样粗暴而愤怒地冲刷我的双脚/当我触摸你或回避你的时候。”此诗写于惠特曼情绪低潮之时,所以他把自己比作沙子和败叶残梗,但惠特曼并未被落潮席卷而去,而是勇于承担一切,呼唤大海告诉他关于生命的秘密,苦苦追寻生与死、现实与理想、外表与实质一类的命题,在忧伤痛苦中凸现的仍是生命不屈的意志。

人们重视地域文化的挖掘和弘扬,还因为地域对人性格和思维的重大影响。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就将地域视为决定一个种族文化类型的主因之一。东部海域以阳刚为主,尤其突出的是自由意识、忧患意识和冒险精神。在文学创作上,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作家广泛吸纳了异域作家的写作经验,特别是本土意识强烈的作家。但民族性并非是一个封闭孤立的系统,民族性也应当融入现代性与世界性,这样,作品才可能超越地域限制,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比如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其背景是本土的,内涵却具有强烈的现代性,触及到了许多当代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海明威《老人与海》也不只是体现了美国人的精神,它的名言“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也不仅仅是一种硬汉子精神,而具有多种阐释的空间。中国当代文学对西方哲学和文学资源的大力吸收,尽管存在模仿和移植的弊病,但这里面肯定也有互相认同的地方。

由此看来,海洋文学创作也必须突破地域文化的限制,以广阔的视野探讨人类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即本土性与现代性、世界性的结合,既具有独特性,又具有普适性,才有可能走向世界。作为21世纪的作家,思想意识和审美取向主要不是古典的、怀旧的,而是开放的、现代的。

三、放弃二元对立思维

文学创作是人类认识和解放自我的有效途径,是情感和思想在痛苦磨砺中结出的灿烂之花,而精神世界是无限丰富、深邃的天空和大海,因而对精神世界的表达不应当也不可能预先设定一种类

型,一种模式,否则精神的花朵就会枯萎死亡。但众所周知,中国当代文学曾经长期被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所宰制,譬如革命与反动,先进与落后,光明与黑暗,在两者的尖锐对立中不存在中间地带,以致将鲜活而丰富的生活严重简约化、概念化,抽空了事物丰沛的血色与生命。这种二元对立思维也严重影响了海洋文化创作。不是以复杂多维的眼光去审视海洋,而是概念先人,要么将海洋看作养育人类的母亲,大唱赞歌,要么看作人类的异己力量,暴虐残酷的象征,大加鞭挞,并企图征服它。这种赞颂诅咒式的写作模式,势必造成审美意蕴的单向与内在精神的平面化,无法多层次地呈现海洋丰富的意味,无法将外在的海洋与人的精神世界有机融合起来,以致未能将海洋文学提升到文化和哲学的高度。

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借主人公的口吻把海看作是阴性的,象一个女人,或不可捉摸的、脾气古怪的情人,有时平静温柔,有时又激烈凶猛。小说中的桑提亚哥老人对相依为命的海,既依恋热爱,又怀着敬畏、忧伤和迷茫,充分展现了他内心世界的深度。爱尔兰象征主义剧作家约翰·沁的剧作《骑马下海的人》以严峻的笔调描述了人类与海宿命性的关系:爷爷和父亲一辈都死在海里,轮到最年轻的一代,几个兄弟相继被大海吞噬,但他们毫无惧色,坚定地走向大海。而年迈的母亲明知最后一个儿子也会一去不返,但她无法也不能劝阻,只能满怀悲痛目送儿子远去的背影,因为这是不可违背的上帝的意旨,是难以逃脱的命运!这里有对海的崇敬热爱,也有对风暴的诅咒,更有对自身命运的清醒审察,人在灾难面前的不屈抗争,从而造成了作品意蕴的复杂丰富。而我们一些描写海洋的作品,热衷于对海洋表层景物的描述,缺乏质地力度,内涵苍白浅薄。综观历来优秀的海洋文学作品,无不具有丰富而深邃的内在涵蕴,或描述海域的风情之美,歌唱大海野性的激情与力量;或坦裸人在自然面前的英雄意识,面对死亡的从容坦然,展示由孤独与忧患意识所产生的悲剧性;或体味特殊地域与传统造成的神秘幽幻的美学特征,追求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凡能如此,海才是立体的,深湛的,作品呈现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意境才是丰富多元的,难以划一的。这里还涉及到一个观念更新的问题。当代社会是一个价值观念(包括文学艺术观念)不断更新嬗变的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必须面对的特殊课题。海洋文学创作应当力求写出与古人甚至与几十年前人们对海的不同感受,并通过海探讨人类在新的境遇中碰到的新问题,也就是说,必须站在当代人的立场,以当代的眼光去审视大海,借此凸现现代人类心灵世界的复杂性。

再则,二元对立思维对艺术形式探索的制约也不可忽视。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但内涵丰富深刻,艺术表现上也应是别具一格、充满创新精神的。中国大陆文坛长期以来,现实主义占有压倒性地位,创作方法上也很少有新的探索。对作品优劣的评价也常常以政治意识形态的需求为标尺,重内容而轻形式,甚至将内容与形式截然割裂,注重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剥夺了文学应有的审美品性。许多作品名噪一时,但由于缺乏艺术生命,事过境迁,难免沦为一堆历史资料。对每一个作家来说,在决定了写什么之后,怎么写最关键。文学创作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文字写作,就在于它的“文学性”。

仍以作品为例。艾青的《礁石》正因为选好了题材,又用了拟人方法,形象被写活了,又灌注了深厚的内涵,所以朴素简洁的文字才能传达出动人的力量。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表达的是个体生存遭际和历史变迁带来的沉痛的内心磨难,主题不算新鲜,但诗作巧妙地运用时空和人物的大跨度转换跳跃,历史的风云被高度浓缩,留下广阔的想象余地,语言也极为洗炼干净,因而在同类题材的表达上独具匠心,广为传诵。西班牙诗人洛尔迦的《海水谣》这样写道:在远方,大海笑盈盈/天是嘴唇,浪是牙齿/不安的少女,你卖的什么/要把你的乳房耸起?/先生,我卖的是/大海的水/乌黑的少年/你带的什么/和你的血混在一起?/先生,我带的是/大海的水。诗歌通过与少女和少年的问答,表现了海边人生活的辛酸无奈,诗艺上则吸收了民间谣曲的结构,语言简约而富有节奏,令人耳目一新。意大利诗人夸西莫多的《岛》则以刻画的细致精微见长:对你的爱/怎能不叫我忧伤/我的家乡?/拈花,或许夹竹桃清幽的芬芳/在夜空微微荡漾/湾碧蓝的流水/催动悄然而去的玫瑰/落

花轻舔堤岸/在谧静的海湾低徊……全诗情调凄凉婉丽,情感表达非常含蓄,并在结尾将现实与梦幻交织起来,表达了对故乡西西里岛的永久怀念。这些作品在表达形式上都有值得中国诗人作家借鉴的地方。自然,这种借鉴不应是机械的移植模仿,而是针对当下的现实境遇,结合自身深切的生命体验,并化为作品整体生命的有机部分。

打破二元对立思维的束缚,全身心向世界开放,去寻求独特的思维形态和审美视角,并在艺术形式上不断探索创新,乃是创造出真正优秀的海洋文学作品的关键所在。可以预见,在21世纪,人类与海洋的关系将更为密切,通过海洋这面镜子,人类将对自身与世界有更深刻的认识。不断加强人格和学养修炼,真正沉潜下去,保持旺盛的激情与想象力,找到独特的生命感悟,写出真正无愧于大海的、具有恒久艺术生命力的作品,是中国作家崇高的使命。1873年惠特曼在《为所有的海洋和所有的船只歌唱》一诗中写到:海啊,把你各个国家的旗帜飘展开来吧!/把各样的信号旗象已往那样展开来吧……/人类昂扬于死亡之上的象征……一面宇宙性的三角旗,永远轻盈地飘荡着/在所有勇敢的水手们上空在所有的海洋,所有的船只的上空。我们应当有惠特曼式的胸襟、气魄,有海洋一样强劲的生命力和创造精神,以及由这一切所催生的崭新的希望。

参考文献

- [1] 海明威,泰戈尔,福克纳等.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选[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

Ideological Innovation Vs Maritime Literary Creation

LI Song-yue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Ocean College, Zhoushan 316004, 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kinship with the ocean, man has always taken the ocean as the aesthetic object and included it into the reflections upon history. The author holds that China lacks classic works of maritime literature. He argues that to uplift the taste on maritime literature we need to do well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1) to establish the subjective spirits of man and place caring of the human destiny at the core position; (2) to proper position regional culture and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nationality and internationalism; (3) to break the dualism mentality and look at the sea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try to make breakthroughs in artistic creation. Only in this way, the author believes, can the status of Chinese maritime literature be elevated and can there emerge masterpieces of maritime literature in China.

Key Words: maritime literature; subjective spirit; caring of the human destiny; modern awareness; creativity

(责任编辑 骆良钢)